

旧冬天

□严凯捷

小时候,我是被四季重重包围的。春天是春天的样子,秋天是秋天的样子,夏天有夏天的热,冬天有冬天的冷。

那时的冬天,雪花从高空里孕成,六瓣花序,没有一朵重复。它们穿过万里寒冷,轻轻落下,只要一夜,雪就能铺满整个村子。人被眼里洁白的美深深震慑,能给大地铺上这世间最大最华贵的毯子的,唯有雪才会有如此慷慨的大手笔。落满雪的大地,宛如印象画中的风景,有异乎寻常的美丽。

上一场大雪还没化,又一场大雪迫不及待地来了。祖母说,雪等雪不肯歇,怕是要冷上加冷啦!化雪的时日更是冷,是那种侵骨的冷——滴水成冰。水缸、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,每家每户的屋檐上都挂着冰凌。积雪迎着阳光化为水,回归入土,成为花花草草和庄稼们生命的一部分。

白天取暖有火熄。到了晚上躺在被窝里,屋顶上的瓦片缝隙里,西北风会呼呼地吹进来,吹到脸上特别寒嗖嗖,只得蒙头睡。后来用玻璃瓶灌上热水,放进被窝暖脚,过了不久,整个身子也暖了。那玻璃瓶是祖母从村卫生室要来的输液瓶。

我穿上身的棉衣棉裤早已被姐姐穿旧,有点发硬有点不合身,很不保暖。没有厚帽子厚围巾厚袜子,我和小伙伴们都会得到冬爷爷的礼物包——冻疮。

站在冬天的风里,东西南北中都冷,但我和小伙伴们可以去找寻暖意和诗意。偌大的世界在雪中更显静美,路边的香樟树犹有傲冷枝,葱葱茏茏,挺拔葱翠,欣喜地接收着冬天最好的洗礼,给了留守的小鸟一个温暖的家。洁白纷飞的雪花瓣儿中,灿烂的笑容,欢跃的身影……在雪幕里,大家都找到了一个朴素本真的自我。

大清早,我哆哆嗦嗦地走在寒风里,去村头的小学上学。为了早点给同学们打开教室门,很多时候没吃早饭,就更觉冷了。我坐在冰冷的板凳上无心早读,眼睛不时望向门口,因为祖母会抱着一个白色的搪瓷杯出现在教室门口。陶瓷杯里面装着热气腾腾的青菜年糕,里面放入的猪油香气扑鼻……

课堂上,我跟随老师的讲解思绪纷飞。那千山鸟飞绝、万径都不见人的世间,有个孤舟垂钓的老翁,身披蓑衣,头戴斗笠,在天地的空旷中,在漫天的雪花中,成就了一首叫《江雪》的千古绝唱。古人的雪中情怀真是让人钦羡。晚上,窗外落着雪花,在炉子上加上几块木柴,刚从炉上拿来的米酒还在蒸腾,凝成气泡。屋内酒香四溢,是那种混杂着稻谷味的酒香。

一晃,那么多年就过去了,回忆里的冬天也被我读旧了。现在的冬天显得毫无生气,如果再不下雪的话,就更令人空落落的了。有雪的冬天总是美丽而令人心动的,所以,亲爱的大自然,求求你,今年的冬天下一场雪吧……

寒冬泡澡

□和风

寒冬来了,大众浴室里热气腾腾,看到穿梭般进出的浴客,开浴室的老板一脸笑容,好像看到自留地忽然长出丰硕的果实一样,欣然向浴客分烟。浴客们也很高兴,进了换衣室,脱去外套,搓搓双手、跺跺脚,先在热水龙头下冲冲,然后当仁不让地跳进热雾蒸腾的浴池。若水烫,嘘着嘴里发出“啊啊”声,小心翼翼地把全身浸漫在热水中,适应了温度后,又会冒出一句“水再烫一点更好”的话,仿佛滚烫滚烫的水才是寒冬泡澡的不二法门。

这个时候,身体像泡泡菜一样,全方位无死角地接受热水温柔的抚摸。大概浸泡五六分钟或十几分钟,皮肤红润光滑起来,爬到贴着瓷砖的池边坐好,用毛巾揩擦汗淋淋的身体,身体上的污垢开始上浮。当然,最好是请一位擦背师傅帮你打磨,他们专业到位,手掌紧缠干燥毛巾,从头到脚、从背到面地擦拭,最后把擦起污垢的身体,用温水荡涤干净,再打上香皂,人就像脱了一层皮似的轻松。

寒冬季节,我最喜欢晚来去大众浴室泡澡,频率十分高,晚上外出,多数走在通往浴室的大道上,既当作休息,又当成休闲,已无关于爱清洁、讲卫生这个话题。反正,我觉得泡澡是一件用不多的钱换取舒服热乎的事。想起孩提时,去浴室洗澡是奢望,要到过年时,母亲才会给我一角钱,说腊月廿四家家户要掸尘搞卫生,你去洗个过年浴,除旧迎新。但我拿着一角钱,惦记的是离家一箭之遥的桥头小店,每次上学放学经过此地,秃顶的店主像出谷的黄鹌,拖着绵长的声音一遍一遍地喊:茴香豆好买来哩,丁香、玉桂加干草,吃过的同志都知道,不吃过的同志尝味道……百转千回的吆喝,诱惑得我口水直往肚里咽。

彼时,我常埋怨茴香豆的核太大,肉太少。但茴香豆有一个特点,享受的时间长,一分钱买到十颗表皮青色又粘着香料、食盐白麸的茴香豆,用舌尖舔着茴香豆的表皮时,口舌生香,味道好极了。但是,我拿了母亲给的“过年浴”钱后,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,断然决定去洗浴,闻到飘香的茴香豆只能掩鼻而过。好在生活中偶尔会发生奇迹,浴室生意好的时候,我们七八个小屁孩兴奋高采烈地冲进浴室,卖票的大叔坐在逼仄、狭小的木栏杆的亭子售票间数人头时,懒得站起来,就数得潦草,结果我们少买一张票,一哄而上,省下的浴票钱,大家就买茴香豆、糕干,开心得像捡

到了宝贝。

但是,小时候的浴室不像现在豪华清洁,热水池白乎乎地漂着肥皂泡沫,被搅浑的水很浑浊,环境也一般,没有更衣室,把作为洗浴凭证的竹筹递给拿着长长叉杆的跑堂师傅后,就在座位上脱衣裤。跑堂师傅麻利地把我们脱下的衣服塞进长裤的裤裆里,用皮带抽紧,就像半截的稻草人,再用叉杆挂在长躺椅上方的钩子上。如果洗完澡取衣裤,不使叉杆是够不到的。

那时候浴室的水是煤烧的,也没有排风装置,浴池烟雾缭绕,看人也模模糊糊,就像钻进浓雾中。在封闭的热水池多泡一会,大汗淋漓,呼吸急促,常看到有的浴客因流汗多,身体消耗过快虚脱得晕堂,直挺挺地躺在浴池过道上,擦背师傅一次一次向他泼冷水,泼醒后,整个人软泛泛的,像病人一样回到长躺椅上休息。

现在浴室的水由热电厂供应,水质好,浴室的名称也高大上,什么洗浴中心啊、洗浴会所啊,还取名“海纳百川”、“海阔天地”等等。进了浴室大门,穿过走廊是更衣室,浴池敞亮,有循环水过滤系统,水不浑浊,有冲浪、桑拿房,还有擦背、扞脚等服务。有些高档洗浴中心甚至还免费提供晚餐和宵夜,据说一些大妈大叔去这种高档浴场潇洒,称之为“一日游”。

我很少去高档浴场,倒是喜欢去大众浴室洗个庸常之浴,譬如海曙西河街一带的大众浴室,距家约一公里,浴室虽小,但五脏俱全,有冲浪、桑拿,还能免费喝茶,擦过背或扞过脚的,能免浴资。去年初冬,我外出骑行摔伤,手背皮开肉绽,为防细菌感染,半个月没洗澡,身上自带难闻之味,不敢会朋友、走亲戚。后来,我只能到大众浴室求助,擦背师傅说这事好办,利索地拿出一卷保鲜膜,把我的两只手裹肉粽一样严丝合缝地包扎实,接着洗头、擦背、打肥皂,最后用温水冲洗干净,毛巾揩干。他还略带骄傲的神情对我说:“昨天来了一个腿伤比你重的人,我也给他包保鲜膜洗干净。”

我去大众浴室次数多了,认识了不少的“浴友”,只是互不打听姓名啥,好像是默契的规矩,偶尔在休息间喝茶的间隙聊聊天,有时看到宁波电视台四套播出的斗地主游戏节目,大家就议论哪个打错牌、哪个不该提早扔“炸弹”、哪个门没有守牢等等。节目结束,各自拍拍屁股走人,下次若再在浴室碰面,点个头,道声好,算是进一步认识了。

总第7055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mb.com.cn

